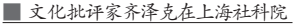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的人,多是外地来的,没多少是上海本地人,但他们都以上海为自豪。这才是上海的精神。切不可将我的批评看作是对上海人的歧视。傲慢的态度与平易的态度,但不是诉诸文字可以描写清楚的,但却人人能够感受到。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文字,以为是“琐碎的小事”。

我自嘲，是迂腐不能的人，每每见到上述情形便有上前管教的冲动，而且确实也屡次实施这一冲动。当然无效。因为，一个人的力量怎可改变社会？任何家庭教育，任何学校教育，任何公司教育，任何城市教育，都面临这一困境：你要教育的，是全体，而你能教育的，只是局部。或许，我们是螳螂族，如此不自量力地要劝阻人类，那真是——“螳臂当车”？

**评论** 07070810701



# 冲破一种恶性循环

◆ 齐泽克

有个故事，人类学家去考察某一原始部落。考察之前，人类学家就听说这个部落里的人会跳很怪异的舞蹈，戴着骇人的面具。人类学家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需要的那些蒙昧的东西。但当他们到了这部落时，同行的人中有人会一点点翻译，部落的人也通过翻译知道了人类学家想要看的东西。于是，第二天晚上，人类学家便看到了该部落的人们真的跳着很怪异的舞蹈，戴着骇人的面具。而这正是他们所要看到的东西，于是他们回来后写了大量论文，记下了他们所见到的东西——有这么一个怪异的部落戴着那样的面具，跳着那样的舞蹈。若干年后，另一批人类学家也去了，这次，他们至少学会了当地语言，他们得到的，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故事。事实是：部落的人们知道远来的客人的想法后，他们连夜照着那些说法而编造出来，跳出来给他们看。所以，可以说，这些怪异的舞蹈恰恰是基于礼貌的原因而被发明出来的。原来的那些人类学家想要看到的，便是他们自己欲望的投射，而不是真正本真的东西。

这便涉及到身份认同的问题。他者想要看到这个样子，你便照着这个样子去做。希腊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忘记了自身伟大的传统，但人家说，你们可是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后裔啊，那么，希腊人就认同他们是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后裔。还有印度，19世纪晚期印度社会发生了变化，然而，推动印度社会向“民族—国家”变化的并不是印度的传统主义者，而是那些从牛津等大学留学回来的一批自由主义者。这些民族的认同，都恰恰是肇因于一个外部的注视。阿根廷人也是，人家说你阿根廷人是浪漫的民族，他们也就认为自己是浪漫民族……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已足够坚强，能够冲破这一恶性循环。

陈占彪 整理

本市已经出台并将继续出台一些整治群租房的政策措施。不过在整治过程中,不能忽视租客的利益。具体说来,要加强对二房东的监管,确保他们不侵犯租客利益,例如可以设立房客热线以举报二房东的违规行为。另一方面,要关注租客的现实困难。在上海房价高攀的今天,在没有足够低租价住房的情况下,我们可以加强管理、进行正确的引导。例如,可以减少群租房内的居住人数,保证有足够的卫生间,物业公司对租客的要求下可以进入群租房检查等等。这样一来,我们可以变坏事为好事,既能够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要,又能

尽管这部电影由于加进了国际空间站和玩具总动员、恐龙大战等诸多科幻动画元素,跨越了故事的原创性,但电影仍将原著中具有鲜明中国人特色的伦理诉求传达出来:宝葫芦让小主人不劳而获的后果是给小主人带来无穷的烦恼;真正的快乐是必须基于自己的劳动和努力的。当有观众从善变戏法满足主人的宝葫芦联想到机器猫的时候,恰恰忽略了影片结尾小主人与宝葫芦告别这一个核心情节;而毋庸置疑,这正是中国作家张天翼的寄托所在。但比较中国人自己拍的黑白片《宝葫芦的秘密》和迪斯尼彩色版中的这个结尾仍然是有意思的。50年代宝葫芦的结局是被它的小主人和同学们一起劈开烧死,而现在的结局却无限温情催人眼泪:宝葫芦自己深感悔意,驾鸟远行,它要到远方去,想一想为